

纳粹集中营里的

少女

◎战争系列文集

【以】

囚号133633

著

吴禾 译

在奥斯威辛那无边的废墟中
埋葬着我的全家和我的整个世界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纳粹集中营里的

少女

◎ 战争系列文集

【以】囚号135633著

吴禾 译

中国
广播
电视
出版
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纳粹集中营里的少女/(以)囚号 135633 著;吴禾译.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3
(战争系列文集)
ISBN 978-7-5043-5496-9

I. 纳... II. ①囚...②吴... III. 长篇小说—以色列—现代 IV. I3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2775 号

纳粹集中营里的少女

作 者	(以)囚号 135633
译 者	吴 禾
责任编辑	陈丹桦
封面设计	大盟文化
责任校对	谭 霞
监 印	陈晓华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86093580 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邮政编码 100045)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京南印刷厂
装 订	涿州市新华装订厂
开 本	680 毫米×980 毫米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043-5496-9
定 价	22.5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版权声明

本社出版的《纳粹集中营里的少女》一书,由于无法与作者、译者取得联系,为了保证此书的顺利出版并尊重作者、译者的著作权,本社特委托北京版权代理有限公司寻找并向权利人转付稿酬。请您与北京版权代理有限公司联系并领取版税。联系方法如下:

北京版权代理有限公司

电话:010-82351004

传真:010-82357055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23号量子银座1403室

邮编:100083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为了历史的记忆（代序）

这篇“战争系列文集”的总序，原本是请大江健三郎先生写的，受文集责任编辑的委托，2007年12月7日，我在东京郊外的大江宅邸拜访先生时，可能因为当时交谈的内容太多，也可能是我没把这个请求说得更为详尽，总之，在收到先生转来的“序文”时，才发现是为本文集收入的《广岛札记》而写的作者序。当然，就像读者在随后的阅读中将会领略到的那样，那是一篇非常出色的序文，可问题在于文集付梓在即，于是仓促间，我只好斗胆僭越，为这套文集撰写主编总序。

这套文集缘起于大江健三郎先生对南京的一次访问。那是2006年9月12日至13日，是先生对中国进行第五次访问期间的一个重要安排。先生此前在寄给我的信函中曾提出：“……我当然要访问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要调查侵华日军在中国的战争罪行。”到达南京大约两个小时后，我们就陪同先生去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当时该馆正在扩建，在江苏省外办的妥善安排下，以最大热情接待了中国人民的这位老朋友。在馆长朱成山先生引导下，大江先生参观了尚能开放的文物以及受害者遗骸原貌后，便与两位在南京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老人一起坐在了纪念馆会议室里。

幸存者之一的夏淑琴出生于1929年，对当时年仅七岁的她而言，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始于1937年12月13日上午。她用尽可能平和的语气对大江先生叙述了那个让她终生难忘的噩梦。她的全家七口只有她和四岁的妹妹幸存下来。另一位幸存者姜根福老人当年九岁，全家躲藏在郊区的一处芦苇荡里，却也没能逃过这场浩劫。在几天之间，全家只剩下姜根福和他的五弟。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访谈给先生的身心带来极大震撼，他被搀扶着躺靠在车座上，已经服用了急救药品的他愤怒地反复呻吟道：“没有人性！太震撼了！没有人性！太震撼了！……。”医护人员在仔细检查之后认为，先生的精神受到极大的刺激，建议中止他在南京的所有活动，但是倔强的先生只同意取消当晚由当地政府为他准备的欢迎晚宴，坚持翌日按计划出席南京师范大学的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七位长期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介绍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从实际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中发现，那些幸存者们正在努力地从战争的阴影里解脱出来，走向宽容，并已经开始跨越历史，希望永远不再发生历史的悲剧。

在回应中国学者的发言时，大江健三郎先生沉痛地表示，中国学者所提到的宽容“让我深受感动。我要把这个宽容告诉日本的年轻人。作为受害者方面，他们在用宽容来理解和思考问题；而作为加害者方面，如果不能深刻和认真地思考自己的责任，自己的残虐，自己的侵略，自己的罪行，这种宽容就无法达到原本所期待的目的……我理解各位先生研究中所提到的宽容，我要更好地进行自己的研究，以回报这种宽容”，同时先生还尖锐地指出：“那些人（日本官兵）在南京和上海能够做出那种没有人性的事情，可当他们回到日本，回到自己的家，回到自己的共同体的时候，他们又变成一个普通人，至少在别人看来，他们还是一个普通的人。那么，那些人是怎么成为这种状态的人的？关于最后一点，那就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那些人将来如果再度打到中国来，他们还会做出那些没有人性的事情来吗？”在结束自己的讲话时，大江先生再次提到了宽容：“我提到南京大屠杀事件、广岛和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的事件，以及冲绳大决战时发生的悲惨事件，再加上欧洲的奥斯威辛集中营那些悲惨的历史事件。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共同谋求一个普遍的和平，也就是我们大家所说的普世的和平。在21世纪中叶之前，比如再过三十年，或者二十年，我们也许可以达到对和平更为深刻的理解。也许会明白我们人类社会所经历的这种巨大悲痛以及我们人类社会所理解的各种宽容到底意味着什么？”

是的，为了更为深刻地理解和平，更是为了达成普世的和平，我们首先不该忘记的，就是人类社会曾经经历过的巨大悲痛——由南京大屠杀、奥斯威辛集中营、广岛和长崎的核爆炸为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悲痛。正如王卫星教授在座谈会上指出的：“我们今天从事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并不是要渲染和煽动民族情绪，而是希望这样的悲剧，在中国，在日本，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要重演。”为了不让这些惨绝人寰的人道主义悲剧不再重演，我们无疑要面对那段历史，了解那段历史给无辜的人们带来的惨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为了历史的记忆，我对大江先生说了想要编辑战争系列丛书的初步想法，随即就得到了先生的鼓励和支持；随后又得到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的领导和丹桦女士的理解和支持，于是，在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之际，就有了战争系列文集的问世，这里收录的四部文集是：《广岛札记》、《纳粹集中营里的少女》、《活着的士兵》、《黑雨》，今后还会有类似作品相继问世。当然，还是为了达成前面我们说过的那个目的：为了历史的记忆。

许金龙

2008年元月于东京白金台



作者的话

当我终于写完这本书之后，我感到，如果我不提及现在特拉维夫的尤索福博士——一位教授——和玛尔科·阿舍尔曼夫人的话，我的这件工作就还不能算最后完成。

正是他们，在奥斯维辛那无边的废墟中发现了——在这废墟中埋葬着我的全家和我的整个世界——正是他们，像父母对自己的亲生骨肉一样向我敞开了他们无私的怀抱。他们竭尽所能，终于使我重又踏上了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生旅程。

囚号 135633

“丹妮拉，”他温和地叫着她，“你昨天晚上怎么没来吃饭？我们在等着你。”

声音来自身后。她立即听出来这是韦夫克。没有人在叫她名字时把“拉”音发得这么硬，并且语气中带着父亲般的柔情。

她继续顺着裤缝拆着一条旧裤子。

“谢谢，韦夫克。”她回答着，没有回头，“因为我不饿，真的。”

“你不会把我们吃得比现在更穷，”他继续说着，低音掠过她的肩膀，“第八张嘴吃不光喂着七张嘴的盘子。别那么固执。”

舒尔茨站在旧衣间的门槛上，手中的手杖朝上戳着，像个普鲁士军官拿着剑在行军礼。韦夫克迅速弯下腰抱起一堆拆好的衣物，用有力的胳膊搂着它们，一摇一晃地走出去。旧衣间里的女人们沉默着，偷偷摸摸地用眼角的余光瞅着他晃动着的的身躯进入裁剪间，把抱着的东西擦到一张已经堆满衣服的桌子上。

突然间，旧衣间中央的破衣堆像火山似的崩溃了，一阵恐惧弥漫了整个车间。紧挨着坐在旧衣堆四周长椅上的女人们被吓了一跳。她们手中握着鞋匠刀，像女祭司正在准备将祭品献给饥饿的上帝。这似乎是那蕴含在旧衣堆中的恐惧和愤怒的爆发——似乎应该说是愤怒，那永远不会平息的愤怒。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旧衣堆是没有生命的——正像一堆破旧的衣服所应该的那样——尤其是当围绕着衣堆而坐的女人们正在没完没了地唠叨的时候。

旧衣间的上面是机器间。几百台缝纫机在不停地转着。一些缝纫工急切地想完成定额，工作得全神贯注，以至于她们缝纫机的踏板在地板上咯噔咯噔不停的响声使楼下旧衣间的天花板就像沉闷的雷声滚过天空那样震颤着、喧闹着，从未停止过。这儿的人们已经变的习惯了，就如渔村的人们习惯了海浪的咆哮声一样。

丹妮拉从旧衣堆中拽过一件衣服——这是最容易拆的男式雨衣。这种雨衣背后有一条长缝，刀子可沿缝一直划下去毫无阻碍——有的是时间去做梦。这种活儿很容易，衣兜不在衣缝上，也用不着担心鞋匠刀会划破衣服。





但麻烦的是，不允许你从衣堆中只挑一种衣服拆，每个人只能是从衣堆上拿到什么算什么，全凭运气。这儿的每件事都得靠运气。每个人都可能在衣服的某个边角、缝隙发现藏匿着的金币。在衣服的任何地方，甚至在小孩衣服的领子里。

没人知道那些大货车是从哪里将大堆的旧衣服，日复一日地运到这个海滨工厂的仓库里来的。也没人知道是哪儿的人和什么人穿过这些衣服。甚至没人愿意去想这最合乎情理的问题：那些人——没穿衣服的、赤身裸体的人们被带到什么地方去了？但每个人都知道，布勒斯劳附近有个庞大的集中营，那儿的人专门筛选这些旧衣服，搜寻藏在衣服中的有价值的东西。

在布勒斯劳集中营，所有的衣服都被分类：较新的和质料较好的衣服被装船运往德国。破旧的衣服被希姆莱的集中营官员送到最近在犹太区新开办的鞋厂。在这儿，衣服被拆开。外衣被裁开用于制作木底鞋。成千上万双这样的鞋子全被盖世太保买走——只有盖世太保知道这些鞋子干什么用。

此刻，即使丹妮拉从衣堆中挑最省事的衣服来拆，也没有任何人敢说半句话。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位金发小姐是由鞋厂的技术监督韦夫克照顾的。然而丹妮拉却不专门挑好拆的衣服，她不能这样做。如果她在衣堆中拣出一件稍微好拆点儿的衣服，所有的目光会立即集中到她身上，一种突然的注视，她简直无法忍受。这些女人整天都在注意着周围的一切。尽管她们都在攥着鞋匠刀干活，但这并不妨碍她们窥测他人。每个人都在为自己旁边的人会突然找到一件珍宝而担心。她们的眼神紧张而神经质，心总是跳得很快。她们的目光向四周迅速地扫过——从左到右，从一双手到另一双手。

没人知道哪只手会正好从衣堆中拣出一件衣缝里藏着东西的衣服。大家都从一个堆里拿衣服。每件夹克都有领子，所有的裤子都有暗缝。人人都知道所有的衣服在布勒斯劳集中营都被仔细地搜查过。尽管如此，所有的眼睛也不松懈。或许能够瞥见一个闪光的金币，从一条拆开的衣缝中落入某个人的手中，或许能觉察到某只手中攥着一张绿色的纸——美元钞票——从一件衣服的挂襻中取出来的。毕竟，布勒斯劳集中营的检查者也是人，总会有疏忽的时候。

旧衣间的右边是剪裁车间，左边是成品车间。工头和部门领班四处转悠着。所有的工作都在紧张地进行着。德国监工的总头目舒尔茨，手里握

着拐杖沿墙慢慢地踱着。韦夫克从一张工作台走到另一张工作台，表面上是在给每个工作台送新的材料。但韦夫克了解他的鞋匠们，他知道该靠近谁停顿一下，以便迅速地做一下挽救工作——使一双鞋免于在一个新鞋匠手中报废。否则，这个“鞋匠”将会被押往奥斯威辛。对于舒尔茨来说，一只报废的鞋就是“故意破坏”的证据。

他是个奇怪的人——韦夫克，丹妮拉想着，对他来说还有七个。“第八张嘴吃不光喂着七个人的盘子。”自从特德克遭到不幸，她不能够再在韦夫克的小屋露面了，她不会再去那儿了。实际上，韦夫克应该恨她才对，他的全家都应该恨她。特德克是个受宠的儿子，是他们家庭的宝贝。过去他们全家都为他感到自豪：特德克。难道她不知道这个吗！但这是她的错吗？他们只知道一件事，即：特德克是因为她的缘故才离开犹太区的。但特德克从犹太区到雅利安人区又不是只这一次！费伯总是要特德克帮他做地下工作。不只一次——他从未被抓住过。实际上，大多数精心制定的犹太区计划，无论多么周到的策划，总被证明是多么的愚蠢和幼稚。犹太区计划！特德克只对一个问题伤脑筋：如何通过贝斯基德安森林到达斯洛伐克的边界。似乎除此之外他没什么好担心的。他已经周密地制定了一个计划，仔细考虑过最后的细节，怎样带她去巴勒斯坦。但还没等他迈出犹太区就被抓住了。犹太区计划！如果不是为了她，特德克也许永远不会迈出这灾难性的一步。特德克深深地爱着她，现在都清楚了。每个人都这样看待这件事，只是除了她。她从未对他表露过这样的感情，甚至想都从来没想过。为什么她从未同意过他的逃跑计划；因为她感觉到了，他是为了救她才做这件事。既然如此，她还怎么能在她家里露面呢——尽管还无法知道他是否被送到奥斯威辛或其他劳动营。但这有什么区别呢？没人知道“奥斯威辛”是什么，就像没人知道“劳动营”是什么一样。人们毫无踪影地消逝在那两个地方，似乎那里就是世界的终点。

照片……

各种各样的照片，这么多的照片。大小照片从拆开的夹克中掉了出来，散落在地板上，人们的脚踏在上面。起初，当一张照片从夹克中掉下来时，她们还好奇地看看照片背后的题词，现在，她们连眼皮都懒得动一动。里夫卡，那个清洁女工，把它们扫成一堆倒进垃圾堆中。没人再注意这些照片了；除了舒尔茨还经常审视它们之外，照片上的面孔不再有任何意义。人人都习惯了它们躺在脚下：新婚之日的新娘、新郎；童床上小孩的笑脸，淘气的脸上漂亮、活泼的眼睛在盯着你。





人们把这些照片当做自己生活的记忆带在身边。

照片背后的题词不再有人关心了。因为不用看也知道，你根本看不懂这些题词。有些是荷兰语，另一些是法语；一些用俄语，另一些用德语；一些用佛兰芒语，另一些用捷克语；一些用希腊语，另一些用依地语；一些用意大利语，另一些用希伯来语。这儿的人有谁能懂得这么多语言？

“……一只喂七个人的盘子……”这是她从克拉科夫到这儿的那天晚上，韦夫克把她从犹太民团那儿救出来后说的话。特德克那时还活着，她还不认识他。梅纳什也活着。五棵橡树——都是鞋匠韦夫克的儿子——那时都在一起。那时他就告诉她“喂着七个人的盘子……”现在还是这个口气，对他来讲还有七个……

特德克肯定是鬼迷心窍了。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个谨慎、现实的人。他知道得很清楚那片森林是怎么回事。他的弟弟梅纳什就在那儿送了命。斯拉夫森林和贝斯基德安森林又有什么不同呢？在梅纳什死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就发现了扔在斯拉夫森林中十字路口的犹太人尸体，注意到裸露尸体上的弹痕：是被枪杀的，但不是德国人——是波兰游击队干的。

特德克非常清楚这一点，但他总是争辩：“我不能等着德国人把犹太区的每个人都杀光！”她没有做的是让他放弃他的计划！她恳求他，哀求他，尽管她没说出他兄弟梅纳什的名字。她不敢。如果特德克决定了什么事，就是他父母亲也无法改变。“这没用，”他宣布，“我不会死守在犹太区的！”韦夫克听着，深深地咽了口气，什么也没说。

接着，特德克报告给家里人一个假消息：“梅纳什参加了游击队。”韦夫克像上次那样深深地咽了口气。现在看来，很难确定当时他是否真的被愚弄了，或是否已知道真情。他的妻子，吉特尔，面朝炉子站着，眼泪无声地滴进锅里。她的双手无目的地将锅移来移去。韦夫克站在她的身后，越过她的肩膀对她说：“吉特尔，我的女王，你知道，梅纳什会乘着俄国坦克回来的。俄国坦克和希特勒的房子一样高，你知道，吉特尔……”

他说着这些话，突然浑身颤抖着冲了出去，好像是在追逐着什么东西。

剪裁车间的高桌上，堆着从旧衣间送来的被拆开的五颜六色的衣料：它们来自海军蓝的学生制服、被东正教犹太人和会计师穿旧了的黑色驼毛衫、蓝哔叽晚装以及褐色的人字呢服装。这些衣料按颜色分了类，一类一类地摞在一起。每一堆由一个裁缝裁出一种样子。他将尖刀用力地刺入布

中，沿着画好的线——图样是由设计师用铅笔画好的——裁出“标准件”。这些“标准件”先被送到缝纫车间，之后再送到成品车间。

当劳动营的统治者最初决定在犹太区开办滨海鞋厂时，便决定在那里建立一个犹太委员会^①。犹太区的每个人都想进鞋厂。人们从家中最隐秘的地方抠出了最后的积蓄，将它们塞进了犹太委员会委员们的手中。对犹太人来说，去鞋厂要比得到一张劳动营的身份卡更安全。身份卡证明你是德国劳工部总头目容德·伯福特拉特的一名劳动力——但正是这个家伙给犹太人提供了劳动营这种场所。为什么？这就像白天与黑夜的区别一样明白，他不会送他的德国工人去什么劳动营的。

事情马上很明白了，犹太区中已没有了鞋匠——犹太委员会早就将那些穷手艺人作为富人的赎金交给了盖世太保。他们哪会料到还会有需要鞋匠的日子。他们怎能使那些被送走的鞋匠再复活一次？剩下的“知识分子”和“螺旋器”^②则根本无法为盖世太保做出什么鞋子。所以情况明摆着，使用韦夫克这样的立陶宛人，战前的鞋匠师傅，对犹太委员会来说是多么的重要了。那些日子，韦夫克简直成了救星。他被指定为鞋厂的技术监督，并要求他尽快地在犹太人中间培养出鞋匠。

一排接一排的矮桌并列在成品车间里，沿桌坐在矮凳上的都是些著名的医生、律师和犹太教士。所有这些都试图尽快地让舒尔茨认为自己像个老资格的鞋匠。

有时，这里似乎像是个幼儿园。不过矮凳上坐的是成年犹太人，他们苍白的手上不是玩具，而是正在被钉上鞋钉的木鞋底。

中午，当舒尔茨消失在同志俱乐部中，去吃午饭时，韦夫克便坐在鞋匠桌旁，自己动手钉鞋。一旦韦夫克握住了鞋匠锤，他的眼睛就闪烁出光芒，变得精神起来。他生机勃勃，像一个久在外面孤独流浪的人又浸泡在家庭的温暖和友爱中一样。韦夫克无法摆脱自己的职务，他厌烦了整天在桌子之间转来转去，这消耗了他的精力。他开始变得倦怠起来，他的脚拖着，眼睛低垂着。整天都有人喊着“监督”、“监督”。从这张桌子到那

① 犹太委员会：德国人指定的由犹太人组成的犹太区自治委员会。——原书注

② 犹太富商们花钱从犹太委员会买张劳动身份卡，他们并不去劳动营，只是在德国人进犹太区抓人时，把身份卡摆在商店里证明自己是德国劳工部的人。他们被称之为“螺旋器”。——原书注





张桌子，一会儿这屋，一会儿那屋，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所有的一切都使他厌恶，他简直不能再忍受听到这种称呼，也不能够再忍受对这些由医生和律师做的鞋子负责。

现在，手中握着锤子，他感到全身又恢复了活力。右臂的肌肉开始膨胀起来，胸部伸展开了，澎湃着的力量充满了全身。哦，又有了这种感觉是多么好啊！感到手脚敏捷，像个饥饿的贪食者，他抓起一撮钉子含进嘴里。随着肌体的觉醒他真想唱支歌。

不可思议，即使当你被绑在盖世太保地牢里的刑架上，死亡刑具即将敲碎你的骨头时，从你心底的深处突然会产生一种极强烈的兴奋，唱一支歌——尽管你依然被绑在刑架上，纳粹们就站在你的身边，邪恶的脸狞笑着盯着你——尽管如此，你却有着强烈的欲望要对他们微笑，从你的骨骼受到压迫的第一刻起，就驱动着你这样做。你那蕴藏在全身骨骼中的骨髓突然想要放声歌唱。在犹太区，在德国人的这个鞋子工厂，他想唱歌！正因为如此，他得保持沉默。他把歌压抑在激动的肌肉里，用一只耳朵倾听着西尔弗斯坦，那个著名的儿科专家向他传递着政治消息。所有鞋匠的目光都没离开手上的鞋子；他们坐成一堆干着活儿，好像是母鸡围在一起，正在啄撒给它们的谷粒。

“‘匡子’报告说，罗斯福发表讲话……”

“罗斯福发表讲话……”鞋匠们传递着话语，一个接一个，一张桌子传过一张桌子，没人从手中的鞋子上抬起眼睛。

“罗斯福发表了讲话……”

没人问他说了一些什么，他送来了什么信息，就像吸毒者们不问自己，是什么东西给他们带来异样感觉，是什么东西引起了他们身体的颤抖，而是只要一提到白色粉末就足够了。

都知道了“罗斯福发表了讲话……”

贝尔松，一个“无神论者”，犹太教堂的领唱者，在木鞋底的反面画出了帕雷考波、克里米亚的战略形势图，德军即将占领那些地方。战前他与韦夫克家住在同一幢住宅里——这个，实际上解释了他是怎样进这个鞋厂来工作的。

“让他们都得天花和瘟疫！”韦夫克嘴里的钉子随着他的一声咒骂，一起喷了出来。

在鞋匠桌旁，韦夫克暂时忘了深埋在心底的伤痛，钉鞋锤像魔杖似的影响着他，他显示出作为一个职业鞋匠的特点，变成了过去的韦夫克：不

再是在桌子之间转来转去的“监督”，不再对他手下的鞋匠们做的鞋子负责，不再对德国人负责。

但这种情况只能是发生在舒尔茨离开鞋厂的时候。

当舒尔茨回来时，总是先转到旧衣间，偷偷摸摸地走进去，不让人看到他。他的头盖骨像个胀起来的白球，从后颈到额头看不见一丝长过头发的痕迹。脸上隐现的皱纹好像是后来才被贴上去的。总而言之，他的头看上去就像个放大的胎儿脑瓜。他的嘴从来不闲着，总有一支点燃的雪茄，含在那青色、紧闭的嘴唇之间。烟从雪茄上悠悠地升起，好似某些特殊的直觉在不断地敦促他、激励他：让这些犹太人知道你是舒尔茨，而不是一个胎儿。事实是，你正在抽着雪茄！

舒尔茨有一条跛腿，这就是他为什么用三条腿走路的缘故。他的第三条腿——一根藤手杖——是最危险的东西。手杖头上有个橡皮帽，只有舒尔茨通晓如何使用它，才能让受害者长时间地昏迷。谁也不知道，这手杖可恶的魔力在于那个橡皮头，还是在于舒尔茨运用这第三条腿的能力。舒尔茨总是鬼鬼祟祟地趑进旧衣间，不让任何人事先看见他。实际上，如果不是他的雪茄烟飘得这么远，人们倒真有可能注意不到他。

他总是先溜进旧衣间。他已经送了两名拆衣女工去奥斯威辛，其中一位女工在一条工装裤膝盖的补丁处发现了一枚俄国“小金猪”币，她的邻座坚持要分一半：因为是她先拿到这条工装裤的，她当然不愿放弃分享这块金币的权利！争论声传到了舒尔茨的耳中。下班后，她们俩立即被送到盖世太保那里——永远回不来了。第二天，舒尔茨发布了一条命令，所有的拆衣工在离开工作后，身上都要被彻底清查。但女工们比他更精明。如果有人再发现了什么，便立即把它吞下去。从那天起，拆衣女工们便时刻密切地注视着彼此的嘴巴。

一张图片掉落在她脚旁的地板上，照片是从一件夹克的胸兜中随着一个小包掉出来的。小包是用紫色天鹅绒做的，在大卫星里面绣着一个银色的标记。丹妮拉让她的鞋匠刀沿着一件冬大衣的衣缝不断地移动着，就像个小提琴家在拨弄琴弦——当然这不是真正的演奏，但一个耳朵失聪的人却会认为那是在演奏，她并没有真的在干活，但舒尔茨从远处是看不出来的。她无法把眼睛从相片上移开。那张相片上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和她藏在胸前项链盒中那张她和莫尼的照片一样。两个孩子的眼睛从地板上望着她，使她感到不安，就像是莫尼的眼睛在问：“丹妮，你为什么要走呢？”





她似乎在地板上看到了她的过去。它们像个镜框一样围绕着那张照片，在凝视着她，显得是那样的奇特和朦胧。现在，她自己的生命就躺在一大堆旧夹克和裤子的脚下：她自己的生命，她自己的昨天。至今她还不能理解这严酷的现实。她同这旧衣间是这样地难以相容，同那高高的裁剪台和成品间的矮桌是这样地疏远。屋子里的人们突然像是圈在一个彩色水晶球中的奴隶，所有的面孔都活着，蠕动着，但她却触摸不到他们。她离他们太远了，在他们的圈子之外，无法接近他们，不能和他们交融在一起——但在这里，她还是坐在他们中间。她的生命躺在旧衣堆的旁边，她回忆的磷火飘荡在她意识的顶端，就好似舒尔茨雪茄上的烟飘荡在屋子里一样。你也许看不见那飘散的烟雾，但却能感觉到它强烈的德国味道。

两种生活，截然相反，它们之间没有联系或中继。哪一个是真实的，哪一个噩梦？这个衣堆当然不是幻景：她用眼睛可以看到它，用手可以摸到它！她能够同时过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吗？两种生活，一个紧挨着另一个？——“战争正在酝酿之中……这对远游是个糟糕的时间……”爸爸挥舞着一条白色的手帕……火车开动了……——舒尔茨的脑袋怎么突然出现在门口？她自己是怎么到这儿来的？连接这两种生活的桥梁在哪儿？她手中的这件蓝色冬衣，为什么布料上织着方格？她现在插进衣缝的这把闪着微光的刀子意味着什么？

天鹅绒小包上的紫色刺痛着她的眼睛，周围的一切都蒙上了紫色。一种强烈的冲动使她想拿起这个小包，但里夫卡将这一类的小包全都扫进了垃圾堆。用这种小包你是无法裁出“标准件”的。她的日记本也是装在同样的紫色天鹅绒小包里。小包铜饰板上镌刻着：送给才华横溢的丹妮拉……现在，一道斜痕刮掉了这些题词，是德国子弹抹掉了它们。如果她没有将日记放在背包里，子弹将会钻进她的后背，使她永远躺在雅布洛瓦的市场上。就像所有其他躺在那里的犹太人一样，就像她所有的一年级同学那样躺在那里。

剪裁间里，部门领班从一张桌子到另一张桌子忙碌着。工作始终很紧张。那些“螺旋器”今天在工厂使出了所有的劲儿：一次清洗行动肯定正在酝酿。平整好的长形衣料被分好类整齐地堆放在地板上——就像雅布洛瓦市场上被德国人命令面朝下卧在地上的犹太人一样。即刻，市场上铺满了人背，就像这整齐的布堆。市场上到处都趴满了人，突然又空了——一会儿满，一会儿空。这不是去克拉科夫的路吗？她甚至无法看到一点点路面。只有当德国轰炸机俯冲时，所有的人都涌向路边沟渠里隐蔽。只有

那时，一条完整的，无尽的道路才显露了出来，好像是一下子脱掉了它那由人群组成的外衣。接着她看到了：一匹马的死尸，腿伸开着——人们从它身上践踏过去。一辆被炸烂的自行车横在马路的旁边，轮子朝天。一辆辆儿童车装满了炊具和被褥——一条赤裸的、无尽的死亡之路。

……这些会是雅布洛瓦犹太人的衣服吗？丽莎·梅耶契克旅游时穿的外衣就像这件。如果不是她日记上的铜饰板，别人也要在这屋里拆她那件雨衣了。但雅布洛瓦犹太人的衣服怎么会到这里来的呢？那已是发生在三年前的事情了！妈咪督促她：“丹妮，带上你的雨衣，旅行中会有有用的……”如果她不带雨衣，她就无法偷偷地把走私商艾布拉姆的布料缠在腰上，她就可能会饿死。毫无疑问，那次清洗行动就是为制造出犹太区。为什么那个黄金走私商伯曼还要到这来磨蹭？裁缝们在这儿用尽了他们的气力。他们整天在桌旁站着，韦夫克也是这样，用他的脚成天沉闷地到处走着。如果不是因为有韦夫克，她简直不能梦想能在这个制鞋车间里工作。她是幸运的一个，总有运气，要不如何解释她今天还活着呢？

今天好像是一个专门收发信的日子，有的信写完了，也有没写完的信。几乎每个兜里都装着一封信，看上去这些人像是在同一个死亡营。或是他们确信，一旦他们被运到目的地就会被允许给家里写信。里夫卡把这些信全扫进了垃圾堆，那些信封上似乎还残留着来自那些写信人身上的生命气息。

一种莫名的恐惧徘徊在旧衣间内，每个人都感觉到了它。似乎突然间从那些夹克的衬里中透出了人类躯体的热气，好像一只只手臂又使那些袖子膨胀起来，一个个脖颈又伸出了那些衣领；每一条裤子里又显出了腹部和双腿的形状。衣服里又充满了活生生的人体。

一种麻木的沉寂蓦地凝固在拆衣女工之间，刀锋似乎是在自己在游动。她们的眼睛低垂在衣缝上，这些陌生的衣服似乎暗示出了她们自己的命运。

一条祈祷用的披肩钉在旧衣间的一扇破窗户上，堵住了窗户上的缺口，不让雪花飘进来，寒风劲吹着，想钻过围巾，使围巾被吹得鼓鼓的，看上去就像一个带着披肩的犹太人正在竭尽全力想要跳过那扇窗户。

当拆衣女工们坐在昏暗的静寂中时，雷鸣般的声音越来越强烈地从上面的机房颤动着滚落下来，就如同一股熔岩在旧衣堆中开始沸腾，即将喷发出来，摧毁所有的物体和所有的人。舒尔茨站在门口附近，手里拿着他的橡皮头手杖，把一封信拨向垃圾堆。





“扎拉!”他冲着里夫卡尖叫着(对舒尔茨来说,所有的犹太妇女都是“扎拉”)。“把这里打扫干净!”他抬起了手杖,把橡皮头对准了里夫卡的眉心。停顿了片刻,眼睛死盯着她的眼睛。突然,似乎想起了什么事,又恢复了他凶狠的尖叫,“扫干净它!扫干净它!”

他一瘸一拐地走出了旧衣间。

这个充满信件的日子。其中一些信是用墨水写的,另一些用的是铅笔,或者是兼而有之但没有人能阅读这些信。也许它们用的荷兰语,也许用希腊语。但真情是人们害怕读这些信,让它们留在信封里吧。说不定读信也是被禁止的。谁知道舒尔茨想禁止什么,不想禁止什么。他因为微不足道的过错就把人送到奥斯威辛去。“丹妮拉,千万别忘了每天给家里寄明信片……”在火车站分别的时候,爸爸的脸色看上去那么苍白,从来没有过的苍白。那时,她没有理解,她脑子中想着别的事。后来,在克拉科夫犹太区,他们威胁地告诫她:“上帝禁止犹太人使用德国邮政!”一切都和带着腐尸臭气的纳粹卐符号联系在一起。“战争不会永远进行。……最好还是等等吧,最好还是小心点儿……”那时,她还能够给家写信。康格瑞西亚犹太区还没有这样与世隔绝。后来,她从走私贩扎尔克那儿得到点儿消息。天哪!扎尔克讲的是多么的随便,康格瑞西亚犹太区没什么新鲜事。活着的——还没死,死了的——不再活。不,他不知道她双亲的情况。在犹太区找人?根本不可能!没人还能像过去那样活着,甚至死了都不会有封唁函。那儿的人甚至连名字都没了,“犹太人”便是他们给所有人的标签。每一次清洗行动,德国人进入犹太区就像把手伸进一个种子袋,随意掏出一把。那些侥幸在指缝里漏下去的,则像是获得了一个短暂的缓刑期,可以在那个黑暗的布袋里再待上一段时间。

为什么她让他们支配她?为什么她不写信给她的父母,趁他们还在家的时候?在克拉科夫有两年的时间。奇怪的是,她在那儿待了两年,竟然一次没有想起国王宫殿,就在那个城市,而且近得扔颗石子就能打到。而她那次旅行的目的就是参观那座宫殿。她当时怎么竟会忘记这一点!“国王宫殿”。然而一夜之间宫殿的名字染上了令人恐怖的意义。它日日夜夜纠缠着你。醒时令你惊恐,睡眠时噩梦频繁。

强暴的法兰克^①就是从这座宫殿开始扩展德意志人的统治的。

① 日耳曼民族中的一支,公元9世纪曾建立法兰克帝国,地域大致包括现在的法国、德国和意大利。